

2012 年 9 月  
第 3 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September 2012  
No. 3

#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数量估算 与原因分析<sup>\*</sup>

康晓丽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马来西亚; 华人研究; 移民探究; 再移民; 人口统计

[摘 要] 论文通过马来西亚方面的人口统计数据, 并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 推算了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数量; 探讨了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分布与类型及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原因。结果显示, 截至 2010 年, 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约达 113 万。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因各种历史原因, 比如在国内政治上遭受排斥和歧视, 经济上受到限制和整治, 教育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政策, 强迫同化的压力以及追求海外居住权或国籍等, 他们大量二次移民至新加坡、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其相对宽容和公正的法律环境、积极的移民政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景持续赢得了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青睐。

[中图分类号] D634.3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2)03-0035-09

## Re-migration of Ethnic Chinese from Malaysia in the Postwar Period: Quantity Assessment and Cause Analysis

KANG Xiao-li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Malaysia; overseas Chinese; Re-migration; Census

**Abstract:** Based on Malaysia census data and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he article's author estimates that by 2010 a total of 1.13 million ethnic Chinese have migrated from Malaysia to other countries. They left Malaysia because of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economic restrictions, uneq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treatment, and the forced assimilation policy. They seek new residence in Singapore, the U. K., the U. S., Canada, and Australia as these countries provide an environment that accommodates new comers, a legal system that is fair to all, a positiv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a prospect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90 年代, 东南亚地区有大量华人再移民至欧美和大洋洲, 虽然无法统计其精确数字, 但这部分再移民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究其再移民的原因, 主要是战后东南亚

[收稿日期] 2012-01-04; [修回日期] 2012-07-10

[作者简介] 康晓丽 (1983—), 女,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学术助理,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移民、中国留学生研究、中外侨务政策比较研究等。

\* 本文是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东南亚华人再移民及其对亚太国际关系的影响》阶段性研究成果。

华人政治上遭受排斥和歧视,经济上受到限制和整治,教育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政策及强迫同化的压力等因素,促使这部分华人再移民至西方国家寻求更适宜的生存环境和归属感。本文主要分析马来西亚的华人再移民。华人是马来西亚族群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对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战后迄今,大量的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到新加坡、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然而,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探讨,就笔者所见,国内研究者尚未做过专门研究。<sup>①</sup>国外有关研究也仅是从国际移民管理角度对马来西亚的出境移民进行探讨,较多关注如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马来西亚移民。美国的 Charles Hirschman 教授是研究东南亚移民问题的专家,他最早关注独立后马来西亚的出境移民并对移民的原因进行了探讨。<sup>[1]</sup> Patrick Pillai 教授则较为系统地对 20 世纪 60—90 年代初马来西亚移民的历史和发展进行了整理,并粗略归纳了七八十年代出境劳动力移民的数量。<sup>[2]</sup>总的来看,对马来西亚移民的研究,国外学者并未针对马来西亚华人进行专门探讨。本文拟通过收集马来西亚人口统计数据,并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概略估算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数量。同时,通过新加坡、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的统计部门和移民局资料等,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入境移民概况,从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的角度对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数量进行双向统计归纳和对比考察,以期整体掌握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数量、类型与分布,进而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原因。

## 一、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概况

从移民接收国来看,移民一般分为永久居民 (Permanent residents) 和短期移民 (Temporary entrants),前者包括技术移民 (Skill stream)、家庭团聚移民 (Family stream) 和特殊资格类移民 (Special eligibility),后者包括访问者、留学生、劳工、旅游和商业类等。本文所指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仅包括永久居民和留学生类短期移民,大多以技术移民为主,家庭团聚和留学为辅。

### (一) 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数量估算

关于华人移民的数据,马来西亚政府并未在官方的出版物中发布。能够获取的马来西亚方面的数据就是数次人口统计中关于人口出生地的统计,以此来大体了解进入马来西亚移民的情况,而马来西亚向外移民的数据在马来西亚人口统计中也并未公布。此外,根据马来西亚 1963 年以来总计五次的人口统计,1970 年和 1980 年的人口统计中关于华人的口数量是按照总人口进行统计的,并未对各族群人口数量进行分类统计。而 1991 年、2000 年和 2005 年的人口统计才将族群人口进行分类,按照是否马来西亚公民的标准归类。统计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增长率缓慢,其原因除生育率下降和自然死亡之外,还有华人再移民至海外数量增多等因素。

根据《1974 年世界人口年——马来西亚人口》(1974 WORLD POPULATION YEAR-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报告统计,自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至 70 年代,马来半岛(西马)的华人再移民约达 25 万人,移民新加坡的达 6.4 万人,其余 18.5 万多人再移民至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sup>[3]</sup>这时的华人再移民年龄介于 15~29 岁之间,男性占 60%,且多是年轻的高技术人才,具有高等教育背景,通过再移民继续求学或寻找新的就业机会。<sup>[4]</sup>另据 IPUMS International

---

① 刘建彪的《对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再移民现象的探讨》,可视为对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进行研究有代表性的论文,但该文仅对东南亚地区华人再移民的背景、原因和去向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关注不深,所关注的时间段也仅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林勇的《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对马来西亚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可视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原因较有借鉴意义的著作。

机构<sup>①</sup>公布的马来西亚人口统计分类数据显示,1980 年的华人人口总量达 3 651 196 人。<sup>[5]</sup>在此基础上,根据马来西亚数次人口统计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估算出 1980—2010 年间,马来西亚华人合计移出达 876 839 人(见表 1)。再加上 1957 年至 70 年代移出的 25 万人,由此可以大体推估,1957—2010 年间,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总数约达 113 万人。

虽然马来西亚政府自 1957 年独立至今从来没有公布过国民移民海外的数量,但马来西亚政府相关政要均不同程度地透漏过移民的相关信息。从他们公布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不断增加的变化趋势。马来西亚外交部副部长柯希兰曾指出,从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8 月短短 18 个月内,就有逾 30 万名马来西亚人移居海外,这个数目还只是在海外工作及有向马来西亚驻当地大使馆登记的马来西亚人。在 2009 年的头九个月内,就有高达 21 万人移居海外,其中约一半是专业人士,此外另有 5 万名马来西亚人在海外留学。资深在野党领袖林吉祥指出,马来西亚自 1957 年独立至今,估计有 100 万人才流失。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在 2007 年国会中指出,马来西亚建国 50 年里,估计有 100 万至 200 万人才外流。执政党国阵总协调蔡细历指出,目前在外国工作的马来西亚技术和专业人才达 90 万人。马来西亚前人力资源部长冯镇安透漏,外流人才华人为多,政府成功吸引回国的数百名人才,八成是华人。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在《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例下降:事实与响应》一文中指出,从 1957 年独立至 1991 年,华人人口的自然增长是 338 万人,不过在同时期,华人的净迁移率是 110 万人。他指出,华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移民情况严重,在那个年代,增长的华人人口就有一半离开马来西亚。<sup>[6]</sup>由此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过百万的推算符合逻辑和实际。

表 1 1980—2010 年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移出人数估算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人数	3 651 196	4 041 357	4 459 971	4 910 183	5 363 139	5 810 258	6 245 361
时间段	1980—1985	1985—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人口自然增长率%	2.85	3.17	2.57	2.33	1.85	1.73	
移出人数	1980—1985 年移出华人达 160 648 人; 1985—1990 年移出华人达 263 860 人 1990—1995 年移出华人达 153 119 人; 1995—2000 年移出华人达 146 366 人 2000—2005 年移出华人达 67 669 人; 2005—2010 年移出华人达 85 177 人 合计移出: 876 839 人						

资料来源: 1980 年的人口统计分类数据来自马来西亚政府统计局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Malaysia) 和美国明尼苏达州人口统计中心 (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的联合项目。其他年段华人人口数据见马来西亚政府统计局历年人口统计报告和苏瑞福 (Saw Swee Hock) 教授所著《马来西亚人口》一书。

注: 人口自然增长率 = 出生率 - 死亡率, 根据马来西亚人口自然增长率保守估算, 华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三分之一, 详见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ISEAS Publishi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7, 第 123 ~ 128 页。

移出人数计算公式: 1980—1985 年间移出人数 = 1980 年华人数量  $\times (1 + 2.85\%)^5$  - 1985 年华人数量, 其他时间段计算方法相同。

数据来源: 1.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ISEAS Publishi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7.

2.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

3. 马来西亚统计局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统计月刊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Malaysia)。

4. IPUMS International, <https://international.ipums.org/international/index.shtml>.

① IPUMS International 是 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International 的简写, 是当前全球最大的人口普查数据库, 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明尼苏达州人口统计中心。IPUMS International 将世界各国的人口统计微观数据整合成统一的模式, 方便不同的年份和国家间进行比较。IPUMS 旨在通过提供微观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方便了解全世界各国社会 and 经济发展变迁。

## (二) 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国别分布

除根据马来西亚方面的数据推估之外,为了能够更详细了解马来西亚移民在移居国的具体情况,在此,笔者根据新加坡统计局(Statistics Singapore)、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数据办公室(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U. 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加拿大移民局(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澳大利亚移民局(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Australia Government)和澳大利亚统计局(ABS-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英国移民局(Home Office, UK Border Agency)和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的统计,对马来西亚移民进行分析,从而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分布与类型等问题。

鉴于移民接收国相关机构在统计移民时未对移民进行族群细分,以马来西亚为例,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公布的马来西亚移民数量仅为总量,并未对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族群数量进行详细的分类统计,最多只有华人的比例。因此,在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国别分布和数量时,只能推估华人移民占马来西亚移民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至2010年半个多世纪的马来西亚移民趋势来看,华人再移民的高峰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9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导致大量华人人才外流。马来西亚移民主要前往新加坡、文莱、英国、德国、新西兰、加拿大、印度、澳洲、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本文仅选择马来西亚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新加坡、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统计。

新加坡是马来西亚人移民最多的国家,在新加坡就业市场上,华人劳动力大多从事商业活动,马来人从事交通和运输,印度人从事建筑业。<sup>[7]</sup>1969年马来西亚“5·13”事件致使大量的华人再移民,特别是前往新加坡。<sup>[8]</sup>据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估计,截至1992年,共有约15万马来西亚人移民新加坡,他们大部分是华人。<sup>[9]</sup>这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大部分是高技术专业人才,从事建筑业和电子服务业,年龄在30~40岁之间,有家庭,正值男性事业发展的的高峰期,处于中高级管理岗位,月平均收入超过2000林吉特。<sup>[10]</sup>从新加坡方面来看,新加坡的移民中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谢美华研究馆员根据新加坡常住和非常住人口、人口增长率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的常住人口,推估出1990—2000十年间马来西亚华人前往新加坡的数量约达31.8万。<sup>[11]</sup>另据新加坡统计局2011年度统计年鉴(*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1)分类项目人口(Popul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数据报告推算可知,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占新加坡非常住居民(Non-resident)①马来西亚移民的78.6%。<sup>[12]</sup>

1967年加拿大政府实施“新移民条例”后,当年有东南亚地区的8083名华人前往加拿大,其中马来西亚华人为98名。<sup>[13]</sup>1982—1986年,移民进入加拿大开始需申请签证,1986年加拿大引入积分制,自此投资者、企业家、创业者、退休人员、独立移民等都需申请签证方可进入加拿大。<sup>[14]</sup>利用这一新规定,马来西亚移民数量由1986年度的418人增加至1990年度的1641人,虽然由于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移民数量有所减少,但这期间的移民数量仍然超过了6,400人。<sup>[15]</sup>截至2010年,加拿大的马来西亚移民达32,001人,如再包括访问者、假期工和旅游与商业类,数量应该大体在5万左右。<sup>[16]</sup>马来西亚移民中男性移民数量大于女性移民,平均年龄在34~38周岁,以经济移民为主,华人占移民总数的85%。<sup>[17]</sup>

1980—1990年间,美国的马来西亚移民人口增长了三倍,由10,473人增长至33,834人。<sup>[18]</sup>据美国2000年人口统计数字显示,马来西亚移民有79,973人,其中华人5万多人。<sup>[19]</sup>截至2010年,美国的马来西亚移民达132,912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再移民至美国的马来西亚华人年龄大多在21岁以上,平均年龄34.8岁,其大多为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或为职业人,大部分以定居和

---

① 新加坡人口统计中的居民包括公民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居民以及非常住居民。移民类数据被划归至非常住居民栏进行统计。

工作为主,部分前来求学。<sup>[20]</sup>

据1986年的澳大利亚人口统计,马来西亚人口达47 800人,其中至少60%是华人。1986—1991年间,澳大利亚的马来西亚人口增长了54%。<sup>[21]</sup>据1996年澳大利亚人口统计,马来西亚人口达76 200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人。<sup>[22]</sup>同期澳大利亚移民局统计显示,马来西亚移民总量由1996年的83 050人增长至2010年的135 607人,其中华人超过60%。<sup>[23]</sup>

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起,由马来亚移居英国的华人数明显增加。1951年英国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普查材料中,首次将居住在该地区的华裔人口按其出生地进行划分。是年列入该人口普查的华人人口总数是19 396人,其中出生地为新、马者合计共7301人,占是年正式登记在册之英国华人总数的38%。<sup>[24]</sup>2001年英国人口统计显示,马来西亚人口达49 886人,华人占马来西亚人口的48%。2005年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达11 474人,华人留学生比例超过82%,成为英国第八大留学生来源国。<sup>[25]</sup>另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统计,马来西亚人口已经由2007年的5.7万人增长至2009年的6.3人,华人比例超过56%。<sup>[26]</sup>

## 二、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原因探析

从马来西亚独立至今,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基本分为三个时期:第一,20世纪70年代,因为种族冲突、政府推行扶持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许多不满不公平政策者移民海外,其中许多人移民是为子女能够获得更公平的教育机会。第二,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出现严重萧条,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锡矿等也因国际锡价暴跌而纷纷倒闭,许多华裔子弟移民海外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第三,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起飞,马来西亚政府逐渐实行经济与教育开放政策,私立学院的设立也使华裔子弟拥有更多深造的机会,华人移民的情况明显缓和。至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华人移民数量明显下降。华人移民海外主要选择新加坡、港台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除薪酬差距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的一个因素外,欧美等国宽松的移民政策等,成为吸引马来西亚华人移居的重要原因。下面就从马来西亚政策和有关国家移民政策两个方面的推拉合力,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原因。

### (一) 马来西亚的政策影响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的多元民族国家,是华人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国家之一。2010年的华人人口约为624万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2830万的24.6%,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sup>[27]</sup>1957年独立以来,在以巫统为主导一切的族群政治格局下,马来西亚坚持“马来人优先”的原则,“马来人优先”原则得到了宪法的强化规定,宪法确立马来语为母语,马来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元首必须由马来人担任;宪法还确认了马来人保留地制度、政府公职的保留名额制度,并承诺向马来人颁发特殊行业的经营执照,把“马来人第一”的观念系统地法律化。<sup>[28]</sup>

1957—2005年,马来西亚政府先后实行了自由放任政策、新经济政策、国家发展政策和国家宏愿政策,旨在提升马来人的经济政治地位。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在迅速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同时,强制性地抑制了华人及其他非马来人经济的发展。<sup>[29]</sup>此外,华人经营的传统行业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等受到马来人的激烈竞争以及政府政策上对马来人的偏袒。马来人零售企业增长速度比华人快得多,在1971—1981年期间,从3311家增长至32 800家,增长了8.9倍;同期,华人零售企业从18 957家增加到55 417家,仅增长了1.9倍。<sup>[30]</sup>至于印刷业、加油站、航空业、造船业、伐木业、锯木业、采矿业、橡胶业、木材出口业以及汽车进口业等行业的证照全部或多数只发给马来人,政府建筑工程通常也只让马来人公司承建。华人小企业在马来人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举步维艰。在1971—1981年间,马来人批发业和零售业企业数增长了10倍,营业额增长了近40倍,而华人同类企业数仅增长两倍多,营业额也只增长了5倍。<sup>[31]</sup>新经济政

策改变了华人企业家与马来人的合作关系，许多华人企业家都需要获得特殊关系的保护，他们要么必须与马来人高官、马来人企业家或者马来人政治家建立特殊关系，要么为巫统提供资助才能生存和发展，更多的庇护和集权化关系渗透在政府政策和实际运作中，这对那些没有特殊政治关系的华人企业极具破坏力，部分华人企业家被迫再移民海外寻找生存机会和归属感。<sup>[32]</sup>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一直秉持的以马来人优先为基本原则的族群保护政策，还体现在直接干预高等教育，给马来人以优待。马来西亚政府明确规定了马来人优先的高等教育政策，旨在使更多马来人和其他原住民接受高等教育，以适应族群平等就业和培育马来人工商业群体的需求。<sup>[33]</sup> 20 世纪 70 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对宪法进行了修正，最高元首（国王）可以指派任何大学或学院实行以种族配额（固打制）为基础的教育制度。依据教育部的指令，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制定了固打制。<sup>[34]</sup>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政府的教育指导方针是，统一教育制度，加速国语马来语的推行，以达到“创造以马来文化为主要精华的国家文化”之目的。<sup>[35]</sup> “优先培养马来人及其土著的子弟”成为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上强调的重点。至于具体措施，一是在高等教育入学率上向马来人倾斜，要求按各族群人口的比例来分配名额，并在特定大学和科系中大量录取马来学生，如国民大学、国家工艺学院几乎全部录取马来学生；在各大学的理、工、医科系中也竭力提高马来学生的比例。二是在考试科目上进行有利于马来人的调整。政府以马来语取代英语作为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科目，使马来学生处于有利地位。实行“固打制”后，随着土著学生配额的增加，马来族及土著子弟在高等学校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但这使得许多非马来族接受高等教育的配额减少，主要是华族和印度族的青年。<sup>①</sup> 因受招生名额的限制大量马来西亚华人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大量再移民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族群色彩浓厚的教育政策进一步阻碍了两大族群关系的正常发展。新经济政策实施 10 年后，1980 年人口普查显示，超过 80% 的政府机构高级官员是马来人，75% 的国家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是马来人，96% 的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土地安置者是马来人。<sup>[36]</sup>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马来西亚华人希望通过再移民转换身份寻找社会和文化的适应性以及归属感。<sup>[37]</sup> 此外，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还致使大批非马来人高级人才和大量投资流失海外。这批“二次移民”创立了移民的新模式，并为多重和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sup>[38]</sup>

## （二）有关国家移民政策的拉力作用

除马来西亚国内的推力因素之外，移民接收国的拉力也同样发挥了助力。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新加坡源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马来半岛失业率较高，特别是大城市的年轻人大多待业。而与此同时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1968 年新加坡工业发展战略仍是进口替代发展，但之后的七八十年代，经济政策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低附加值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特别是高技术工业发展，劳动力市场严重依赖外来移民劳动力。新加坡是马来西亚人移民最多的国家，在新加坡就业市场上，华人劳动力大多从事商业活动。<sup>[39]</sup> 他们的工资比在马来西亚国内的工资高，新马汇率差值是吸引马来西亚人前往新加坡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加坡也一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最适合居住的亚洲国家称号、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水平、稳定的货币和经济、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自由的移民政策等持续赢得了大多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的青睐。<sup>[40]</sup>

此外，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劳动力需求量大，社会法律环境更为包容和公平，这特别符合马来西亚华人的渴求。为了能够吸引人才特别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对移民的相关法令进行修改，制定专门的留学政策和人才优惠政策，如移民配额政策、专门的税收政策、移民配偶工作和子女入学教育照顾政策等积极措施吸

---

<sup>①</sup> 马来西亚政府在 1978 年出台了规定土著学生不超过 55% 和非土著学生不低于 45% 的学额分配制，即“固打制”。

引人才。

二战后，英国在重建过程中于 1948 年制定了吸引原殖民地移民的相关法令，规定凡持有英联邦成员国国籍的公民，均有权在英国定居。该项法令为包括马来亚在内的英联邦公民移居英国提供了方便。<sup>[41]</sup> 战后从马来亚地区移居英国的华人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第一类是以劳工身份进入英国的移民，他们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后在英国蓬勃兴起的中餐业的生力军之一。第二类是专业移民。与战前荷属东印度的情形相似，20 世纪初以来，即不断有在马来亚接受英文教育的富裕的华裔家庭子女，继续前往英国深造。第三类是来自马来亚的华裔护士。英国各医院长期需要从来自英属殖民地或英联邦国家的外来移民中选择合格人才，补充其护士职位之空缺。战后英国的外来护士主要来自两个国家——印度和马来亚，其中马来亚部分包括不少华裔女性。

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和新移民条例，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良好的文化设施等都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的重要考量。美国和加拿大吸引移民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经济上具有优势，失业率较低，社会福利条件好。其次，通过吸引各类技术人才以及借助培养人才的方式展开与其他国家的竞争。第三，通过吸引外来移民保持人口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人口调查报告表明，加拿大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增长持续依靠移民和生育，这成为加拿大解决人口问题的最重要措施之一。第四，修改移民法和移民条例吸引移民。1965 年美国修改移民法，大幅度修改欧洲移民优先的做法。1978 年再次修改移民法，废除两半球的移民配额制度，实行团聚移民和雇佣移民优先的体系。加拿大在 60 年代末颁布新移民条例，通过不断增加移民配额，扩展移民类别的方式吸引移民。最后，美国和加拿大力吸引国外人才还在于其科研专家不足、实用性技术人员不足以及高等教育难以输送充足的科技人才。因此美国和加拿大通过高薪、增设配额、增加科研奖学金、设立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设立荣誉奖励，留用精英人才等方式吸引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些移民政策吸引着马来西亚的华人再移民。

澳大利亚于 1989 年 7 月实行移民积分制，对具有特殊职业技能、知名人士和商人以及能对澳大利亚经济做出贡献的人士给予优先照顾。<sup>[42]</sup> 马来西亚是澳大利亚永久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这是因为马来西亚长期向澳大利亚输入留学生，并且双方具有重要的经济联系。<sup>[43]</sup> 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至澳大利亚的大多拥有专业技术，或者拥有一定的财富，并具有相当的英语教育程度，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政治制度和生活习惯比较熟悉，能较快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 三、结 语

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是华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人才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有关方面的数据推估，当前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已超过百万。这部分高素质和具有专业技能的群体的再移民，对马来西亚发展而言是重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法律上规定马来人的优势地位，政治上遵循马来人的领导权威，经济和教育理念上践行以“马来人优先”的指导原则，都限制了华人的发展，而相关国家政策和法律环境的宽松，为华人再移民寻找归属感和适宜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毗邻，具有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水平，对大多马来西亚华人移民而言极具吸引力。马来西亚独立前是英国的属地，英国对马来西亚移民一直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实施“英国海外公民”政策（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Citizen），有助于马来西亚华人更便捷地移民英国。相对而言，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劳动力需求量大，社会法律环境更为包容和公平，移民政策具有相对的国际性，能够为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当前，欠发达国家移民进入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移民潮的主流。马来西亚华人移民进入美、加、澳等发达国家，正是这一移民潮的体现。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的趋势，不会在短期内减弱，迁出国和移入地双向的推拉合力，共同促成了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大潮的涌动。

[注释]

- [ 1 ] Charles Hirschman, “Migration from Peninsular Malaysia, 1957 – 1970”, *The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Vol. 20, No. 2, 1975, pp. 38 – 54.
- [ 2 ] Patrick Pillai, “People on the Move: An Overview of Recent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2; Patrick Pillai and Zainal Aznam Yusof, “Malaysia: Trend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 pp. 133 – 143.
- [ 3 ] Dorothy Z. Fernandez, Amos H. Hawley, Silvia Predaza prepared, R. Chander, J. M. Y edited, *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1974 World Population Year, C. I. C. R. E. D. SERIES, December 1975, pp. 42 – 54.
- [ 4 ] Charles Hirschman, “Migration from Peninsular Malaysia, 1957 – 1970”, *The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Vol. 20, No. 2, 1975, p. 44; Chan Kok Eng and Tey Nai Peng, “Demographic Processes and Changes”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 eds. ),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Oxford University, 2000, p. 82.
- [ 5 ] Malaysia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80 – IPUM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PUMS, <http://international.ipums.org/international>.
- [ 6 ] 林友顺、萧伟基 《大马华人精英异乡大放异彩》，中新网，[www.chinanews.com.cn](http://www.chinanews.com.cn)，2010年2月6日。
- [ 7 ] Philip E. T. Lewis, *On the Move: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Singapore’s Labour Market*, Asia Research Centre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Murdoch University, 1993, pp. 3 – 7.
- [ 8 ] Charles Hirschman, “Migration from Peninsular Malaysia, 1957 – 1970”, *The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Vol. 20, No. 2, 1975, p. 41.
- [ 9 ] R. Skeld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in and from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 review essay,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 No. 1, 1992, pp. 19 – 63.
- [ 10 ] Patrick Pillai, *People on the move: an overview of recent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2, p. 28; Sieh-Lee. M. L, Malaysian worker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1, 1998, pp. 73 – 95.
- [ 11 ] 谢美华 《近 20 年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及其数量估算》，《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 [ 12 ] *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1*,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p. 19. [www.singstat.gov.sg](http://www.singstat.gov.sg).
- [ 13 ]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tatistics Archives ( 1966 to 1996 ) ”,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http://www.cic.gc.ca/english/resources/statistics/index.asp>.
- [ 14 ]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16, 1989; *Malaysian Business*, April 16, 1988.
- [ 15 ] Ms Jenny Ooi, Immigration Program Officer, Canadian High Commission, Kuala Lumpur, Correspondence, Oct 10, 1991.
- [ 16 ]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www.cic.gc.ca](http://www.cic.gc.ca).
- [ 17 ] Colin Lindsay, *Profiles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Canada: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2007, p. 10.
- [ 18 ] Campell J. Gibson and Emily Lennon, “Historical Census of the Foreign-born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0 – 1990”, Population Division Working Paper No. 29, Washington, D. C.: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9.
- [ 19 ] U. S. Census 2000, <http://www.census.gov/main/www/cen2000.html>, 2000 – 04 – 01.
- [ 20 ] Hock Shen Ling, *Negotiating Malaysian Chines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Across Borders*, M. A. thesis, Ohio University, 2008, p. 69.
- [ 21 ] DIMA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 1996, “Malaysia-born People in Australia”, [http://www.immi.gov.au/statistics/publications/community\\_profiles/MalaysiaNet.pdf](http://www.immi.gov.au/statistics/publications/community_profiles/MalaysiaNet.pdf), Dec. 2, 2001, p. 2.
- [ 22 ] Ibid, p. 1.
- [ 23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Australian Government, “Statistics–Population Flows: Immigration



- Aspects 2010 – 2011 Edition” , [www. immi. gov. au](http://www.immi.gov.au) , 2012 – 3 – 9.
- [24] David Parker,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 histories , futures and identities” , in Gregor Benton & Frank N. Pieke ( ed ) , *The Chinese in Europe* ,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8 , p. 74.
- [25] “Country of birth database” , Organization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July 8 , 2010.
- [26] “Population by Country of Birth and Nationality”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 [http: //www. ons. gov. uk/ons/datasets-and-tables/search/index. html? newquery = Population + by + Country + of + Birth + and + Nationality](http://www.ons.gov.uk/ons/datasets-and-tables/search/index.html?newquery=Population+by+Country+of+Birth+and+Nationality) , 2007. 6 – 2009. 12.
- [27]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 Malaysia ,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 2010” , [http: //www. statistics. gov. my/portal/index. php](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index.php).
- [28] R. K. Vasil ,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 1980 , pp. 42 – 58.
- [29] 林勇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 ( 1957—2005)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341 ~ 348 页。
- [30]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 *The Malaysian Unity Plan: Strategies and Programm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 Kuala Lumpur , 1989 , p. 91.
- [31] Government of Malaysia , *Fourth Malaysia Plan 1981 – 1986* , pp. 114 – 115.
- [32]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Jomo K. S. ,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 Patronage and Profit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 180.
- [33]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d-Term Review of the Second Malaysia Plan* , 1971 – 1975 ,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 1973 , p. 184.
- [34] F. A. Trinidad& H. p Lee , ed.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Further Perspectives and Developments* , Penerbit Fajar Bakti , 1986 , pp. 48 – 49.
- [35] In-Won Hwang , *Personalized Politics: The Malaysian State Under Mahathir*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2003 , p. 245.
- [36] 柯嘉逊 《反对大马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 , 争取非种族性的解决方案》, 《时代报》2001 年 8 月 28 日。
- [37] 刘建彪 《对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再移民现象的探讨》, 《八桂侨刊》2000 年第 1 期。
- [38] Gordon Means ,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 Singapore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p. 26 – 30.
- [39] Philip E. T. Lewis , *On the Move: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Singapore’s Labour Market* , Asia Research Centre on Social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 Murdoch University , 1993 , pp. 3 – 7.
- [40] “S’pore tops in globalization: They look local but are from afar” , *The Straits Times* , 2001 a/b , January 10.
- [41] 李明欢 《隔洋情怀: 欧洲的东南亚华裔与海洋亚洲》,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 [42] Biziak: interview , Oct 1 , 1991 , from Hugo Graeme ,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Australia” , *Australian Geographer* , Vol. 37 , No. 2 , 2006 , pp. 211 – 231. DOI: [http: //dx. doi. org/10. 1080/00049180600672359](http://dx.doi.org/10.1080/00049180600672359).
- [43] Graeme Hugo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Australia” in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Trends and Policies* , 2001 , p. 154.